

战争罪责

● 一个日本学者关于侵华士兵的社会调查

◎ [日] 野田正彰 / 著

◎ 朱春立 刘燕 / 译

第六十一 我問要特地答

肉體的痛苦。被某人加害

時是怎樣。沒有與它對照

的經驗。調查上有確切的

讀解却不如實相傳。而通

實施指間可使士兵聞只消

調子。這種指揮者說有軍

用前于一發問者。這樣，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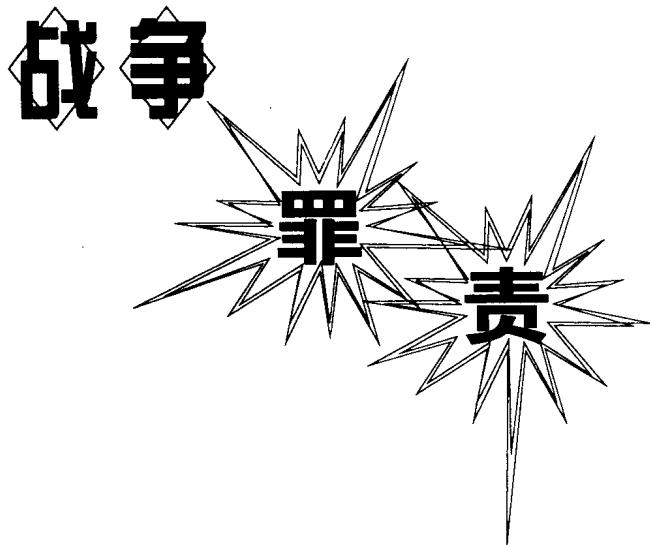
我問。

第六十五 檢問方法的手段
要考慮方法簡便。沒有殘
忍感。痛苦持續強烈、不
留傷害的痕迹。同時需要
給調方造成生命威脅時，

應該不讓詭密的審題手段。

王義理著

●“战争反思”丛书●



一个日本学者关于侵华士兵的社会调查

[日]野田正彰○著

朱春立 刘燕○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图登字 20-2000-025

Sensou to Zaiseki by Masaaki Noda

Copyright ©1998 by Masaaki Noda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ese by L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in 1998

战争罪责

——一个日本学者关于侵华士兵的社会调查

[日] 野田正彰 著

朱春立 刘燕 译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电子信箱：pressz @ public.glpptt.gx.cn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地区新建 邮政编码：101100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0 字数：233 千字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定价：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战争反思”丛书编辑缘起

世纪之交，反思战争是全人类最关心的话题。

战后，日本国内对侵华战争（1931—1945年）的反思，一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理念：一方面，掩盖或否认侵华战争罪行，为侵华历史翻案的书籍接连出笼；另一方面，揭示和反省侵华战争罪行，呼吁承担侵华罪责的著述纷纷问世。这一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思想、文化等背景，越来越引起深受日本侵华战争之害的中国人民的关注。

“战争反思”丛书将把日本有关的代表性著作陆续介绍给中国读者。

“战争反思”丛书主编

吴广义

2000年6月18日于北京

中文版序言

1979年3月，我作为日本社会学者第一次访问了中国。在日本成田机场搭乘中国民航CA926班机时的情景就像昨天的事一样，记忆犹新。

简朴的机舱内，迎接乘客的航空小姐都还是少女。落座不久，穿着淡蓝色连衣裙制服、扎着粉边围裙的小姐们就送来了晚餐。一位小姐留着长发，另三位是一色的短发，其中有一位用发带束住前面的头发。她们给人以温馨家庭中培育出来的规矩女孩的感觉。在通常只看到化了妆的女性的人眼里，她们显得那么清秀。

5小时后飞机在北京机场着落。机场上红旗迎风飘扬，“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巨大红色霓虹灯标语扑入眼帘。我感到一阵紧张，这是我与革命之国的初次相会。

那以后我多次访问了中国，查看笔记本，已达到了12次，旅程合计有193天。每次旅行的目的都不一样，有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精神医疗、关于艺术的讲学、江南的中国庭园、只生一个孩子政策下培养的中国孩子们的性格、开放经济与老庄思想为题的研讨会、日军战争犯罪的调查及日中共同研讨会、追思晚年杜甫的成都之旅、应友人之邀游黄山、与日本园艺疗法研究会的人去云南高原旅行等。在总计50次以上的海外调查和旅

行中，中国之旅占了 1/5。就这样，中国文化成了我心中最感亲切的文化之一。

但是，作为第二次大战末期出生，在战后的日本长大的人，访问中国总是会看到侵略战争的痕迹。比如，现在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了这样的情景。

1982 年秋，我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逗留期间，觉得总是用外国人专用的澡堂没有意思，便想去看公共浴池。中国朋友阻止说：“那里又拥挤又肮脏，不要去了吧。”最后，按照他们“如果一定要去，就早晨去”的建议，我在早晨 8 点去了浴池。

浴池的入口照例排着 20 来人。进到里面，铺着床单的床一张挨一张，排成了 6 列。池子分为热、中、温三种，但人多得不得了，简直不知从哪里下去，一时间赤裸着身体呆立在那里。

池子里漂着厚厚一层皂沫，池水如同白色的汤汁。住宅里还没有洗澡设备的人们一般是用盆子盛水，擦洗身体，每月一两次在浴池里彻底清洗掉身上的污垢是件乐事。

浴客们大多要进行一个项目，他们称之为“搓澡”：在众人面前平躺在长凳上，仅在肚子上搭条毛巾（并不遮掩隐秘部位，而一条毛巾或许就是并非裸体的文明标志吧），让光着身子的搓澡工搓掉身上的污垢。搓澡工一个劲儿地搓，身体周围很快积起一层橡皮屑似的垢泥。

人们从池子出来后躺在床上，有喝茶的，有打盹的。从混乱的浴室中出来，喘口气，这时我突然发现了什么。这里大约有 100 来人，其中许多人的身体和我的身体好像不大一样。上了年纪的多数身上都有枪伤或是刀伤的痕迹。日中战争、革命战争，然后是朝鲜战争，从 30 多年前才止息的漫长战争时代走过来

的人们就在我的眼前休息着。我深深体会到，在由人民服向休闲服、西服变化的上衣里，那些身体经验过怎样的时代。

若干这样的画面在我的心灵中重叠着。

这本书是我约 30 本著作中第一本译成汉语的书。我希望这本书的翻译出版，成为与每一个经历过战争和革命、贫困和经济成长的时代，或正经历着由农业社会向工业、服务和信息社会的文化转变的中国人进行交谈的契机；可能的话，还希望成为与同属汉文化圈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战后世代”（泛指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人们——译注）进行交谈的契机。曾经的战争使我们的感情变得多么僵硬！经历了加害国之战后的我们，同战后背负着被害的历史、在自主独立中走过来的你们，没有理由不寻求深刻的对话。

我的这项研究主要是为了将否认侵略战争的日本人与在认罪中生活的日本人作对比，以表明后者的人生方式在伦理上的宝贵价值。同时，战后世代同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并非没有关系，因此它也是对那些在否认侵略战争、崇尚经济主义的氛围中长大的人们的精神状况的质疑。在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从军慰安妇的鼓噪不断增强，日本国家主义的叫嚣日趋激烈之际，《战争罪责》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读者的视野，而他们将理解我的质疑。今年本书出版中文版和韩文版，预定明年将翻译成英文和波兰文。

如同本书最后所建议的，我还希望今后战后世代不是仅仅面对本国的战争史，而是就各国分别受什么样的战争教育，有着什么样的认识加强对话，并思考我们如何在亚洲达成有关战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 1

序章 压抑罪恶意识的文化 / 1

- 亢进与冲动的时代 / 1
- 没有感受到的悲痛 / 3
- 自己的精神世界 / 8

第一章 淹没于集团中 / 11

- 手术演习 / 15
- 染上时代色调的医学 / 19
- 自我辩白 / 22
- 在被保护中坦白罪行 / 25
- 认识罪的能力 / 28
- 作为个人只有一次的人生 / 32

第二章 没有路的路 / 35

- 敢于一个人站出来 / 35
- 面对无数的死亡 / 37
- “第一线”的孩子 / 40
- 彷徨 / 45
- 找出人生之路 / 47
- 称之为扬弃的诡辩 / 48

●死的理论 / 50

第三章 精神患病的将士们 / 53

- “教会比任何人都更多地体验痛苦……” / 53
- “战争营养失调症” / 57
- 无视情感的精神主义 / 58
- 被处死的士兵们 / 64
- 选择做监狱医师 / 67
- 不能把人逼到这种程度 / 70

第四章 战犯处理 / 74

- 小岛中队长的战争 / 76
- “捉兔子”的实情 / 79
- 意识到罪所花的时间 / 86

第五章 坦白、认罪 / 91

- 管理所工作人员的内心纠葛 / 94
- 谢罪和私心 / 95
- 对罪的进一步体验 / 99
- 宽大处理 / 103
- 一心回国 / 104

第六章 悲伤的心 / 107

- 无法沟通的焦虑 / 107
- 罪的意识 / 109
- 加害地的旅行 / 113

- 在认识罪中生活 / 117

第七章 过度适应 / 120

- 正视现实的能力 / 120
- 感情的过分防卫 / 124
- 触及怨念 / 130
- 沦落为杀人之鬼 / 131

第八章 对服从的逃避 / 135

- 作为新兵教育的斩首 / 135
- 权威许可下的残酷行为 / 138
- 如何同体系化抗争 / 143
- 道德上的罪和道义上的罪 / 146
- 对悔悟者的偏见 / 147

第九章 单纯的恶人 / 153

- 日本人的攻击性 / 153
- 攻击性的承认与否 / 154
- 披着厚厚外衣的攻击者 / 158
- 任意杀人 / 161
- 自我显示 / 162

第十章 洗脑的人生 / 166

- 失去的感情 / 166
- “国士”的悔悟 / 170
- 浅薄及打算 / 175

●各个时代的洗脑 / 179

第十一章 并非“不得已而为之” / 181

- 宪兵的功名心 / 181
- 面对受害者 / 186
- 拷问指南 / 190
- 逮捕及回国 / 193
- 作为个人而负罪的尝试 / 195

第十二章 功名心 / 198

- 理想的士兵 / 198
- 摆脱贫困之路 / 200
- 吃惊的拷问 / 204
- 向“有能力宪兵”的变身 / 206
- 冷酷至极 / 209

第十三章 摆脱洗脑 / 215

- 发作的“慈悲心” / 215
- 对罪的认识 / 219
- 谢罪的人 / 222
- 贴标签 / 223

第十四章 良知 / 228

- “这不是战争” / 229
- 以掠夺为前提的军队 / 232
- 社会观的战场 / 233

- 拒绝恩给 / 238
- 未曾说过的事 / 242

第十五章 父亲的战争 / 244

- 父亲留下的纸片 / 247
- 追寻父亲走过的路 / 251
- 背负“自己从事的战争” / 256

第十六章 被继承的扭曲 / 258

- 恐怖经历的闪回 / 258
- 被继承的扭曲的感情 / 262
- 疑问 / 268
- 要成为能够感觉的人 / 274

第十七章 找回感情 / 276

- 八千分之二 / 276
- 精神不受伤的人 / 278
- 美国兵和苏联兵的战争神经症 / 282
- 日本人的“强” / 285
- 为了找回感情 / 2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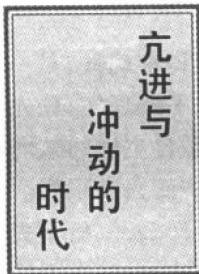
第十八章 在七三一部队旧址的追思 / 290

- 内心矛盾的二重反映 / 291
- 挺直了身板儿 / 294
- 愚蠢的传统 / 296

后记 / 302

序 章

压抑罪恶意识的文化



亢进与冲动的时代

人们在小小的集团里生活，在与大自然共生共栖的日子里，心态恬静，情绪安宁。倘若患病或亲人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会很自然地陷入悲哀。当与亲人们围着炉火，共度温暖时光时，我们又会很自然地感觉到轻松愉快。尽管我们会对不时发生的各种事情作出反应，因而产生一时的悲伤与欢乐，但我们平日的心情仍如宽阔的大河一样静静地畅流不息。

然而，一旦国家开始从根本上左右人们的生活，时代气氛也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人们被时代的气氛所左右，失去了生命的轻松感。

我强烈地意识到时代的气氛是进入 80 年代之后。

80 年代，随着日本社会在物质上愈趋富裕，人们也开始走出战败与复兴的紧张，转向对过去的全面肯定。1985 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我从地铁口一上来，就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手持太阳旗和灯笼的人群波涛中。旗帜、灯笼淹没了灯火下的银座大道，成千上万的人汇成人流从京桥涌向日本桥。这是“昭和六十年”的大游行。从全国各地聚拢来的老人——也混有青年人和中年人——游行队伍浪潮般汹涌起伏，人们吵嚷着“尽管有过战争，有过战后的混乱和贫困，总的来说昭和年间还是盛世！”我被这人流裹挟着向前走去。

那个夜晚的事，我无法准确地回忆起来，因为搞不清自己被抛入了哪个时代。似乎返回了小时候观看国民体育大会或是植树节游行时的自己，又好像是在昏暗的电影院里，耳边响着播音员煞有介事的声音，看着战前的新闻片。无论是太阳旗的红色，还是灯笼的光亮，都像毫无生气的鬼火一样在我的脑际晃动。

就这样，眼前的景象似乎在距我很遥远的地方，却让我鲜明地感受到了时代的气氛。

时代的气氛中闪烁着浅薄的“幸福”色彩，说得准确些，是一种“欣快症”，即内容贫乏、空虚的“轻松愉快”，是不顾现实，预先就陷入了“一切都很顺利”的精神状态，其背后是自主性的减弱和冲动性的亢进。人们不安地忙碌着，因泡沫经济而兴高采烈。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对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一概不去验证，只顾一味地对着虚幻的幸福微笑。空洞的政治，陷入困境的金融，官僚机构的庞大臃肿，参与亚洲各国的垄断开发，无目的的信息化，孩子们的闭塞感……对每一个问题都只作出冲动的反应，即使会皱起眉头，痉挛般地流出眼泪，也没有深深的悲伤。

经常可以看到有关欣快症的书，鼓吹“只要积极地向前看，就会分泌出脑内吗啡，一切都会变得可能”。难道日本的近、现代走的就是一条吗啡中毒之路？

在当今的“欣快时代”之前，曾是“焦躁时代”：急于实现近代化，谋求富国强兵，企图最大限度地运用攻击性。这样的社会基本上是压抑的。人们崇尚权威，情绪容易变得异常，总是亢奋地谋求攻击的对象。与地位、角色、身份、性别相对应，兼有优越感和自卑感，随时想着对谁卑谦恭顺，对谁威迫欺压，对谁宽宏大量。这种优越感与自卑感、盛气凌人与卑躬屈膝的混合，从家庭、友人、近邻的关系开始，发展到与亚洲人民的关系。不能平

等对待他人的人，把毫不间断的精神紧张误解为美德。人们似乎寻常地在焦躁情绪的驱使下行动，正是战前日本社会的主流气氛。

从焦躁时代到欣快时代，为什么时代的气氛发生了转变？日本社会只能选择这种转变吗？

为什么感情呆板、单调到了如此程度，以致愉快变成了一种强迫性的东西？情有喜怒哀乐，并不是喜欢其中的哪一种就可以拿出来任意扩大的。只有能够充分感受到悲伤的人，才能够充分感受到欢喜。并非快乐却偏偏要做出笑的姿态，这种人的感情是不可能丰富的。



70年代中期，我曾读过亚历山大·米切利希与其妻子玛加丽特（西德的精神分析学者）合著的《丧失的悲哀》（林峻一郎、马场谦一译，河出书房新社出版。原著1967年出版）。在这本副题为“集团行动的基础”的书中，他们质问道：“意识到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攻击欲望就杀死600万人、已看不到任何支撑的德国社会最后还要做些什么呢？要进一步广泛地否认其动机？如果不是这样，似乎就只有缩进忧郁症一条路了。”他们指出，并没有患忧郁症的德国“政治上、社会上的一无所获是从否认过去中产生的。对于必须承担的罪责——无论是行动的罪，还是忍耐的罪——所进行的共同防卫，在社会品格中并非没有留下痕迹”。尽管如此，“今天我们在与国家社会主义完全相同的根本立场上操作着我们联邦共和国的经济”。

这就是说，没有充分地感到悲痛的德国抹杀了过去，向着经

战争罪责

济复兴突飞猛进。那么究竟对于什么没有感到悲痛呢？是称之为纳粹主义的理想的丧失，还是 600 万犹太人的死？米切利希的分析在这里是暧昧的。

我读《丧失的悲哀》，只是对“否认过去会在社会品格上留下痕迹”这一理所当然的主张予以赞同。

那之后过了 10 年，随着时代的气氛越发向着欣快症、浅薄化发展，我再次思考我们究竟对于什么没有感受到悲痛。

我出生于太平洋战争的末期，在高举民主主义旗帜的战后度过了少年时代，在用现实主义的口号不断排除民主主义理念的时代里告别了青年期，伴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成为精神科医生、知识分子。对时代一直采取批判态度的我，常常感到自己情感的贫乏。为什么不能有更丰富的想像力，不能把情感移向他人？为什么总是重视已发生的事情和知识，而不是更加关心其中的情感或是动机？尽管知道人生的充实不在于知识和意志，而在于情感的流淌，但是为什么与获知某一成就、结果相比，认为去感受情感——无论是他人的情感，还是自己的情感——是第二位的？

这是个人的问题，也是集团的问题。因为包围着我们的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指引着我们如何去处事，如何去感觉。在这个国家里，许多中老年人感情僵硬，缺乏同他人坦诚交流的能力。大企业的管理层、官僚、学者、新闻工作者，也就是所谓的精英分子们绝非是感情丰富的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对他人情感的感受能力、想像力过于贫乏。还有同样一心一意适应这个社会的普通老百姓。作为他们孩子的青年一代感情更是淡薄，把人和人的交流仅仅作为信息的交换，充其量是身体的接触来考虑。

我们不想知道事实，甚至在知道之前就强辩“我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那不是侵略战争，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战争”，“不

能承认自虐史观”等等。通过否认过去，我们失掉了什么？否认亲身经历的事情，形成变态心理，被压抑的心灵的伤痕带来感情的僵直和病态的冲动。我们真的生活在与那场侵略战争不同的精神世界中吗？通过否认过去，我们嫁接了什么？

战争的确已是半个世纪前的事，而且这期间也发生过争取废除核武器的和平运动，但对个人不予以尊重，一味地适应集团的需要，怀着激烈的竞争心理，只看到人与人之间上下关系的文化，还是同过去一样。崇尚学历、名牌学校，注重所属组织的优劣，执著地追求在公司中的地位，使怀疑这种价值观的人产生不安的压力。此外，学校、工作场所的以强凌弱，使私生活贫乏的公社主义，加班及应酬等同样剥蚀着人的个性，驱使人们追逐业绩和晋升。这样的文化也没有发生变化。

将这种精神与侵略战争时期（从1931年满洲事变到结束战争的15年期间）日军纵容老兵欺压新兵，通过刺杀中国人把士兵培养成战争之鬼，鼓动在军队中出人头地，对被压抑者的痛苦毫无感觉的所谓“日本人的精神”相比较，能够说二者有多大区别吗？将这种体制与侵略战争时期使人们从幼时就开始参与竞争，在羡慕和屈辱的关口提高人的攻击性，进而组织成军事力量的体制相比较，二者不是如出一辙吗？

1945年8月15日的战败，使活下来的日本人失去了“八纮一宇”、“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狂妄理想，（1931年松冈洋右议员在众议院发言中提出的）所谓“满蒙生命线”的正当化也成为泡影。经历了战败的冲击、感情的麻痹及社会的混乱，日本人的反应可以说有两种类型。

一种反应是“无罚化”。主张无论是战争的参与者还是受害者，大家都无须惩罚，因为不论胜了还是败了，战争都是悲惨的。这种反应以和平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场运动也有两个